

Michael
Lewis



盲点

The Blind Side

[美] 迈克尔·刘易斯 著

崔扬 李阳 译

无私的爱跨越了种族、贫富界线，
告诉人们在帮助别人的同时，其实最受益的是自己。

人民文学出版社

Michael
Lewis

盲点

The Blind Side

[美] 迈克尔·刘易斯 著

崔扬 李阳 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

著作权合同登记:图字 01-2012-5685 号

Michael Lewis

THE BLIND SIDE

Copyright © 2006 by Michael Lewi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W. W. Norton & Company, Inc. ,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Shanghai 99 Culture Consulting Co. ,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点/(美)刘易斯著;崔扬,李阳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

ISBN 978-7-02-009440-0

I. ①盲… II. ①刘… ②崔… ③李… III. ①长篇小说—美国—现代 IV. ①I71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92753 号

特约策划:邱小群

责任编辑:曾少美

封面设计:董红红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 址 <http://www.rw-cn.com>

印 制 山东临沂新华印刷物流集团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 数 217 千字

开 本 890×1240 毫米 1/32

印 张 10.25

印 数 1—10000

版 次 2012 年 11 月北京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978-7-02-009440-0

定 价 30.00 元

目 录

第一章 幕后故事	1
第二章 球员市场	16
第三章 穿越边界	32
第四章 白纸一张	62
第五章 线卫之死	91
第六章 发明麦克	117
第七章 意大利面教练	149
第八章 品格塑造课	179
第九章 巨星的诞生	213
第十章 蛋杯之争	245
第十一章 怪物之乡	276
第十二章 结巴的摩西	296
二〇〇九年后记	313
作者手记	316

第一章 幕后故事

从“啪”的一声发球，到“啪”的一声骨折，最多不过四秒钟而已。密西西比比赛场景一：华盛顿红人队的四分卫乔·赛斯曼，一个转身将球回传跑锋约翰·瑞金斯。他看着瑞金斯向前跑了两步，然后也来一个转身，将球传回自己手中。这一招儿，球迷们叫它“跳蚤障眼法”，而红人队的战将们，则称之为“回传特技”。密西西比比赛场景二：赛斯曼持球寻找队友，却见对方球员哈瑞·卡尔森直冲而来，看气势，像是要把自己撂倒。这是第二节比赛的开场，红人队首次攻至中场十码处，比分紧咬七比七。可就在此时，纽约巨人队线卫卡尔森已被对手的障眼法迷惑，深陷其后场。卡尔森原打算擒抱瑞金斯，但瑞金斯早已跑远，无奈之下，他欲转向盯防赛斯曼。密西西比比赛场景三：卡尔森看清球又传回赛斯曼手中，而赛斯曼眼角余光一擦，也警觉到卡尔森正朝自己奔来。这个警觉为他争取了一个闪避的瞬间。他闪身侧移，卡尔森扑空，整个身子横飞出了战局。这一节展开了三点五秒，到此为止，战局全由四分卫掌控，然而此后的战况，便不是他能预见到的了。

多数人都不会去考虑恐惧在职业橄榄球比赛中的作用。好

像所有进入国家联合会(即全美橄榄球联赛)的选手,早应对恐惧免疫;好像球员们根本不在乎在比赛中被撞倒,又或者他们真的不懂得恐惧;不管怎样,没有人去想象那些职业运动员们在比赛前夜紧张得冒汗、不停地颤抖,担心着次日赛场上的暴力“厮杀”——这太荒谬了,不是吗?然而,巨人队的主教练比尔·帕索斯却不以为然。这位热衷组织球队防守的教练,坦言恐惧在比赛中发挥着巨大的作用;他的球员们也这么看。他们都曾亲眼目睹对手面对他们的队友劳伦斯·泰勒时的反应。

就拿刚离开费城老鹰队的内边锋杰瑞·塞斯莫尔来说吧。一九八一年,劳伦斯·泰勒刚刚入选国家联合会,此时的塞斯莫尔已经作为球队内边锋在国家联合会效力了整整八个年头。塞斯莫尔打的是右侧攻击线锋,而泰勒通常打防守的位置,两人场上很少交手,但每次对峙,塞斯莫尔总是对泰勒心存忌惮。他们俩的球队归属国家联合会的同一分赛区,每个常规赛季必定遭遇两次。塞斯莫尔坦言,每到临赛的头一星期,自己便会紧张不安。“等到那个星期过到一半的时候,你会莫名其妙地惊慌起来,冒虚汗,”他告诉《纽约时报》的记者,“在我告别联合会前的最后一年的开赛日,他一下越过了我的阻挡……他只是那么看我一眼,冲我嘿嘿一笑。就在那个瞬间,我想我该退役了。”那个赛季结束后,也就是一九八四年,塞斯莫尔果然解甲归田了。

事实上,和那些被泰勒锁定要害的四分卫球手相比,奉命保护四分卫免受泰勒伤害的球员的感受,只能以微不足道来形容。在泰勒进入国家联合会的一九八一年,官方还没有统计四分卫遭擒杀的记录。可就在第二年,泰勒就以大面积擒杀四分卫触发了美式足球的转折——一个崭新的国家联合会的官方统计数据就此诞

生。在该记录书中，擒杀被定义为“在进攻线后方，阻截试图越过争球线的对方四分卫”。但它对于泰勒来说却十分感性：“擒杀么，就是在对方的四分卫没注意到你的时候跑到他背后，用头盔狠命地撞他，球掉了下来，满场轱辘，教练跑过来问这个家伙，‘你还好吗？’——这就是擒杀”。泰勒在打完了他的第一个赛季后，便成为国家联会有史以来首位获得最具价值防守球员的新进队员。随后，泰勒对自己的球技发了一番“宏论”：“我不喜欢仅仅是成功拦截四分卫，”他解释说，“我真想做的是，当他们伸出三根手指头，看到的却是七根。我会用头盔狠狠地撞他，或者说，如果我能做到的话，我就抡起胳膊把那个家伙劈成两半，嘿嘿，只要那个家伙拿球，我就打算动他……如果我正好有机会袭击，我一定击中他的神经，让他感受一下电击的滋味儿，让他有那么几秒钟忘记自己身在赛场。”

美式足球发生了演化。演化的原因之一，是新型球员带来了新式打法。这一切都拜他所赐——劳伦斯·泰勒。他改变了球赛的大环境，迫使对方教练和队员适应他的打法。泰勒加盟巨人队以后，该队在国家联会的防守排名从倒数第二，一跃而至第三名。在他加入的前一年，巨人队总计失掉四百二十五分。他加入的第一个年头，巨人队的失分马上降至二百五十七分。这个曾经被视为国家联会最弱的一支球队，瞬间变身为可以争冠的劲旅。当然，泰勒的加盟并非纽约巨人队在一九八〇年至一九八一年间的唯一转变。还有一位重要的新进成员，他就是伯乐比尔·帕索斯。他先是被聘为防守教练，很快又升任球队主教练。帕索斯最拿手的就是控制对方四分卫中枢神经系统，他一手缔造了一组防守边锋，专以擒杀为乐。这项战术很快造成了一个症候群，它至

少包括“受胁迫感、缺乏自信、快速传球、跳舞症、注意力分散，时刻想知道劳伦斯在哪儿……”就连巨人队自己的防守队员身上，也出现了同样的迹象。正如防守后卫比斯利·瑞斯告诉《纽约时报》的那样：“我经常看到对方四分卫一见到劳伦斯，竟忘记了发球计数。”曾经有这么一个四分卫，他站在中场准备发球，可是环顾四周却没找见泰勒的身影，于是竟顾不得发球，马上喊了暂停。后来他才发现，泰勒不过站在边线上。“我觉得这种现象更多地出现在我们这个赛区的四分卫身上，”巨人队的线卫哈瑞·卡尔森说道，“他们太清楚我们球队的情况了，太清楚，所以才害怕；每一个和我们交过手的四分卫都有一定程度的恐惧心理。”

在进入职业比赛生涯的第四个年头，泰勒不仅助长了对方球员的恐惧心理，更是凭借对手的恐惧提高了自己的气场。“他们一站到争球线，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四下找我，”泰勒说，“我清楚他们在想什么。他们一找到我就大喊：五十六号在左边！五十六号在左边（泰勒身穿五十六号球衣）！所以我总是在比赛结束后，绕到他们身后轻轻地跟他们讲：别急着找我在哪儿，我到了自然通知你们。”

作为职业美式足球的新生力量，泰勒的出现不仅迫使对方球队在战术上作出了迅速的回应，更是吸引了一大批好事者开始就“泰勒现象”进行阐述解说。很多人指出泰勒的威慑在于身材与速度非比寻常的组合，正如红人队的一位线位所说：“身高六尺四，体重二百四十五磅，而速度又高达四十码仅用四点五秒，这对人类而言简直不可思议。”比尔·帕索斯也认为泰勒的身材与速度是帮助他取胜的直接因素，但根本的原因却在别处。的确，纽约巨人队的球探曾经在全国范围内寻找身高在六尺三以上，体重

超过二百四十磅，速度又快的小伙子。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找到的。而在这种体能标准上，身高再高出一寸、体重再重出十磅，速度再快出零点一秒的泰勒，自然愈加可贵。然而，在比尔·帕索斯看来，泰勒的真正优势可不仅如此，他那独一无二的爆发力和敏捷的头脑，他的无情、狂傲、野心勃勃的成功欲，以及出类拔萃的个人技能，才是让他接连获胜的法宝。帕索斯认为，即使在国家联会，许多选手也只是装出想要赢球的样子，他们并没有真正舍身拼杀，他们想要的不过是保住饭碗，赚钱回家；劳伦斯·泰勒却是实实在在冲着赢球来的，他对自己在赛场上有更高的期许，而这些期许已经远远超过一个教练敢于向球员开口提出的要求的程度。

为了证明泰勒具有美式足球的性格，帕索斯列举过大量轶事。其中最让他津津乐道的一桩，正好涉及前面提过的华盛顿红人队。“在巨人队球场的一次比赛中，红人队的教练乔·基博斯看出了泰勒并非等闲之辈，”帕索斯说道，“他马上安排两名近端锋和一名左内边锋，盯防泰勒所在的一侧，又布置了两名外接手在远离泰勒的槽隙处（即进攻线上边锋与阻击球员之间的空当）。”这是典型的极端战术，要知道，这可是全国联会的赛场。在这里，人员调动就好比拮据的企业成本，每处队员的挪用必定会付出相应的代价，拆东墙补西墙的做法难免会让东墙露出个大漏洞。换句话说，派三名球员跑去阻截泰勒，就意味着巨人队的另外两名队员无人防守。最后，巨人队依然赢得了比赛，而泰勒虽然对球赛的影响并不显著，但却无碍于他的伟大。“球赛结束后，”帕索斯接着讲道：

“媒体注意到，劳伦斯在比赛中既没有成功实施一次擒杀，也

没有完成一次擒抱拦截。他们纷纷跑来采访我：‘泰勒出什么问题了？’第二周，我们远赴圣地亚哥与闪电队交手。执教闪电队的丹·汉宁看出了门道，他效仿红人队的战术：安排两名近端锋盯防泰勒，两名外接手在槽隙处。虽然泰勒没有拿下一次擒杀，但是我们再次得胜归来。赛后，新闻媒体更加穷追猛问了：‘泰勒怎么了？’我在更衣室逮到泰勒，跟他说：‘我要给你换个名字，把你的劳伦斯·泰勒改成怎么了·泰勒，你看如何？’”接下来的训练，我始终喊他“怎么了”。“你在干嘛，‘怎么了’？”“喂，‘怎么了’，你怎么不去训练？”到了周四，泰勒对这个把戏有些不爽了。我是说，他真的觉得不爽了。

接下来的比赛是在周一橄榄球之夜对阵维京人队。他们的四分卫叫汤米·克拉玛，而他们的球队并没有采用任何战术来遏制泰勒。结果，泰勒将克拉玛撞出赛场，给对方制造了两次失球，还从中夺回一球。赛后我走下赛场，走进通往更衣室的走廊，准备回去开个新闻发布会。就在这个时候，这个家伙不知道从哪儿猛扑过来，跳上我的后背。是的，我的确全然不知他什么时候尾随而来的。我被他扑倒在地，他还带着头盔，汗水顺着脸颊滴下来。他热乎乎地凑近我的脸，大吼：“教练，这回他们不会再问你‘怎么了’！”

帕索斯坚信，泰勒的伟大在于他的意志力——那是拒绝让世人对他的评价低于伟大的一种野心。“那正是我爱他的原因，”帕索斯说道，“泰勒对任何可能动摇他这种地位的人和事物都做出了猛烈的回应。”进入事业的中期以后，泰勒染上了可卡因，这在帕索斯看来无非是泰勒性格的衍生物。劳伦斯·泰勒只信任一样东西，就是他的意志力。既然意志力可以操控全美足球联赛，

也就可以控制对药物的欲望。

他对于全美足球联赛的看法是正确的。自从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日，巨人队走进华盛顿的肯尼迪球场对阵红人队那天起，别的球队就着手制定新的作战策略，以应对泰勒带来的挑战。红人队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早在一九八一年，红人队第一次面对这个新生力量的时候，教练乔·基博斯就领教了泰勒如何旁若无人地越过阻截手，然后从后面猛地击倒四分卫乔·赛斯曼。“当时我正站在那儿，”基博斯回忆道，“我简直不敢相信，我说‘什么？你们看到没？哦，天呐！’”为了解决泰勒这个“难题，”基博斯可以说绞尽了脑汁。他终于想出了一种“单跑锋”的策略，就是进攻时只用一名跑锋，而非两名。这一战术很快就在全美联赛得到了广泛效仿。此前，美式足球的标准打法是用数名跑锋阻拦对方线卫从后方攻击四分卫，那些跑锋的身材通常要比劳伦斯·泰勒矮小、柔弱，就他们在球队中的职能而言，其速度也远不及泰勒。亚特兰大猎鹰队的跑锋林·坎恩，头一个使这一问题戏剧化。坎恩第一次去阻截泰勒时，身体压得很低，他从泰勒的下方发起攻击，还把泰勒扔飞了出去。第二次交手，坎恩故技重演，结果被人用单架抬出了场。“人们很快认识到，不能用一名跑锋去对付泰勒，”帕索斯说道，“接下来的问题是，该用什么样的人来阻拦泰勒？”因此，乔·基博斯提供的首选方案是：“撤掉一名跑锋，换上一个身材更高大，更强壮的近端锋，塞在泰勒身旁——这就是单跑锋策略。”

这也将是今晚比赛的战略。乔·赛斯曼知道这种战术的缺陷，多派一名阻截员去协助截锋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这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泰勒的小宇宙一旦爆发，什么阻截都无济于事。

红人队赛前一周的训练，完全是针对劳伦斯·泰勒的研讨会。“如果你去看看我们的投影屏幕或是小黑板，”赛斯曼讲道，“你会发现，巨人队的其他球员都用X或O来代替，只有泰勒用数字：五十六号。他就是小红字五十六号，这个数字通常会被高亮或打圈儿。这样做的目的是摸清泰勒在每场比赛中的位置。”泰勒在场上经常频繁移位，扰乱对方防守，而最令他和教练兴奋的，莫过于他从自己的右侧也就是对方四分卫的左侧出现。“之所以让泰勒绕到这边，”比尔·帕索斯解释说，“是因为这边是四分卫的盲点。多数四分卫是右撇子，从这边被撞倒是他们的一大劫数。”劳伦斯·泰勒解释得更简洁：“我为什么要从他能看到我的地方进攻呢？”他还补了这么一句：“我进入联会时，还没有什么‘盲点’的说法，只叫什么‘正手侧’。我把对方球员撞晕以后，才有了‘盲点’一说的。”

比赛刚开始的时候，泰勒人在哪儿还不怎么重要，问题在于最后那一刻他在哪儿。“当我后撤时，”赛斯曼说道，“第一件事就是回头搜索一下泰勒冲过来没有。如果我看到他也在后退，就会镇定很多，要是他冲过来了，立时就会产生紧迫感。”

密西西比比赛场景四：泰勒冲过来了！从发出球的那一刻起，赛斯曼就没再找到他的身影。他没有看到泰勒在他身后绕了一大圈，也没有注意到泰勒在前场就甩开了阻挡员，随即转身往后跑，他还没有察觉阻挡员奋不顾身扑向泰勒的脚踝，更不会看到泰勒一跃而起，双臂高举过顶，遮住他背后半边天的情景。赛斯曼向来自豪于有能力稳稳地站定传球保护区，对于恐惧不屑一顾。这种素质，被他视为一名成功的全美联赛四分卫的必备条件。“一旦四分卫对带球冲击感到顾虑重重，”赛斯曼说，“他的职

业生涯就结束了。”赛斯曼曾经连续出赛一百六十三场，创造了华盛顿红人队的一项纪录。在他的带领下，红人队两次冲进超级杯决赛，而且一度摘得桂冠。今年赛斯曼三十六岁，他确信自己还有几年好球可以打呢。然而，他错了，他只剩下这不到半秒的赛场生涯。

这场比赛由美国广播公司的“周一足球之夜”现场直播，大约一千七百万观众在收看。弗兰克·基佛坐镇直播间，两边坐着O.J.辛普森和乔·纳马斯。“赛斯曼有大麻烦了！”观众听到基佛这样评论，紧接着就看到泰勒挥动胳膊，就像镰刀割草一样将赛斯曼的头颈折拢至膝盖，又以身体将赛斯曼的右腿死死地压在地上。其他四名球员也以滑稽的姿态堆到赛斯曼身上，而其中竟然包括红人队自己的队员约翰·瑞金斯，戏剧性效果十足，但实际上毫无必要。当然，泰勒才是罪魁祸首。一百九十六磅的四分卫，一下子被压在总计一千多磅的人体下面。这时劳伦斯·泰勒跳了出来，他大声吼叫，手抓头盔狠命挥舞，一副怒气冲冲的模样。

泰勒这个反应着实令人费解，直到美国广播公司体育台用慢动作反复重播，人们才弄清状况。“我们用另一个角度回放一遍，”弗兰克·基佛说道，“我给大家一个建议，凡胃肠不够强健者，最好合眼十秒钟。”人们还是看了，而重播的画面肯定要比现场直播处理得好。在众多观众当中，道格尔·弗路迪可以算比较有代表性的一位。那时，弗路迪刚刚结束了波士顿大学校队四分卫的辉煌生涯，马上就要成为一名美国足球联盟的专业队员了。一九八五年十一月十八号这天晚上，他和母亲呆在家里。母亲打开足球频道的时候，他正忙着手头上的其他活儿。“我听到母亲

尖叫起来，”弗路迪告诉记者，“然后我看了重播画面，的确是太恐怖了，这让人不得不认真想一想，究竟为什么去踢足球。”

美式足球赛就好比一场交通事故，总会有那么一段时间，也就是真相被公众一致确认之前，会爆出一大堆臆测而又片面的零星观点。人人都想掌握完整的真相，但又没有人能够知道它。场边的教练也好，新闻发布会的发言人也罢，就算是场上的四分卫，也无法看清全场二十二名各有分工的球员的每一个动作。在棒球或篮球的赛场上，所有的球员看到的情况大体相同，看法也相差无几。美式足球则大相径庭，一直到比赛结束，许多球员仍旧弄不清场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更不要说它们怎么发生的了。大部分球员必须等到回去观看比赛录影才能搞清楚状况。至于那些球迷，他们自然更关心比赛的结果而非原因，他们只顾盯着球看，自以为完全了解场上发生的一切。但是，球到哪儿了？持球的人怎么了？这些看似一连串连锁事件的最后一环，冥冥之中却早在传球之前便已注定。显然，在整个连锁事件中的第一个环节，导致乔·赛斯曼告别其职业生涯的是这样一个问题：该由谁去阻截劳伦·斯泰勒？

在这次比赛中，有两名球员无疑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乔·赛斯曼和劳伦斯·泰勒。受害者自然看不见当时的动作；而肇事者只关注动作本身，无暇停下反省。“这场攻防对我来说一片模糊，”泰勒谈及此事时说道，“我当时在保护区外围，我心想，得让他待在保护区内，然后挤扁他，接着我就突破了对方的阻截。”至于他为什么能够突破阻挡，他没有说明，好像他从来就没把阻挡他的人放在眼里。当问及赛斯曼，那场比赛该由谁负责阻拦泰勒，

他回答说：“是乔·杰克比，我们队的左内边锋。”赛斯曼并没有责备杰克比的意思，谁都知道杰克比在那个年代是数一数二的左内边锋，而且正值巅峰。乔·赛斯曼提起乔·杰克比，只是觉得荒唐：全美足球联合会花大笔钞票在一名进攻线卫身上，可是一名线卫能做到的就只有那么多，即便他是乔·杰克比。

这是一种观点。杰克比持另一种观点。事实上，杰克比在当晚的比赛中只是穿着便服站在场边上，由于拉伤了膝盖的一条韧带，他被迫坐了冷板凳。若在平时，驰骋赛场的乔·杰克比确实是一名出色的左内边锋。六尺七的身高、三百一十五磅的体重，这使得他与其同时代的左内边锋全然不同，换句话说，杰克比的身型算得上接近未来左内边锋的标准。就连他的位置教练乔·布盖尔，二十年后还称他是“一个超时代的大怪物”。不过，杰克比可不是一块巨型泥像，他能跑善跳，还有一双敏捷的大手。早在高中时代，他就是个明星篮球手了。“我们把他安放在左内边锋的位置就一个目的——”布杰说道，“对抗劳伦斯·泰勒！”首次交锋，杰克比就给了劳伦斯·泰勒一个下马威。这个在三百磅的时代来临之前就已达到三百磅的选手，还有一双大如巨钩的手，这迫使泰勒不得不专门为他创造出一套新战术。“巨力多^①，”泰勒给自己的战术起了这么一个名字。“因为发球后，我尽量使自己装出老态的样子，朝他跑去。”既然在体力上占不到优势，泰勒就想哄骗对手陷入战术性的失误。他放慢脚步，引诱杰克比在跑到他面前之前就抬起双手。杰克比刚一抬手，泰勒就“轰”地一下奋力把他撞开。一阵“厮杀”过后，人们便看见泰勒大摇大摆地跑

① 巨力多，是一种治疗贫血的营养药，泰勒以此称呼自己装出老态的障眼法。

开了。

不管怎么样,杰克比依旧是让泰勒深感头疼的线卫之一,因为他个头儿大,身手又敏捷。“对我来说,最难缠的就是那个灵活的大块头——左内边锋,”泰勒这么说过。

进攻线卫在全美橄榄球联赛的地位就好比专职母亲,人人都对其功劳大肆称赞,却很少有人能搞明白他们究竟做过什么。在一九八五年,左内边锋与其他线卫没什么不同,因为人们抱着这样一种观念,认为球队中的所有线卫可以互换。就拿华盛顿红人队的进攻线卫来说吧,截至一九八五年,他们是全美橄榄球联赛有史以来最负盛名的线卫组合,人送外号“公猪”,球迷们甚至会穿上猪装以示敬仰。然而,他们却不像跑卫或是四分卫那样真正被人们所熟知,就连队友都不清楚他们都有哪些独门绝技。“即便那些自称是‘公猪’粉丝的人都不知道我们是谁,”杰克比说,“他们甚至分不清谁是黑人,谁是白人。我就遇到过这样的球迷,见着我竟尖叫,‘嗨,梅伊!’”(右内边锋马克·梅伊是黑人,而杰克比是白人。)

那晚的比赛,由于杰克比无法上场,红人队把罗斯·克林姆从右内边锋调到了左内边锋的位置。克里姆较杰克比矮了四英寸,轻了三十磅,灵活度也逊色很多。尽管对他钟爱有加的线卫教练乔·布盖尔称之为“小猪克林姆”,可这样安排的结果是克林姆还需要其他帮手。于是,教练特意增设了一名近端锋——一个叫丹·华伦的小伙子。如果泰勒在保护圈内侧活动,就由克林姆对付他;如果泰勒绕到外侧环线,克林姆最好能撞他一下,减缓泰勒的速度,好让华伦有时间撵上他。计划永远没有变化快。球场边的杰克比看到的情景是,泰勒朝外圈跑来,克林姆根本追不上

泰勒，只好让华伦一个人应付。“他们还不习惯他的速度，”杰克比说。他看到泰勒铆足马力奔到前场，只给华伦留下一片尘土，紧接着他又绕回来直扑四分卫。

随后，杰克比听到了一声类似枪响的声音。乔·赛斯曼的右腿胫骨和腓骨被泰勒的身体压折了。他看到克林姆和华伦脱下头盔，快速朝边线走来，就像逃离犯罪现场似的。他听到克林姆说，赛斯曼的骨头露了出来，血直往外喷。“罗斯曾是个猎手，”杰克比这样说道，“他挖过鹿的内脏，但他却说：‘刚才的场景是我有生以来见到过的最恶心的事！’”杰克比心想，发生这一幕就是因为我没上场啊。事隔多年，对于赛斯曼没有在意这位伟大的左内边锋当时正站在场边，杰克比并不感到意外。“但那正是他腿骨折的原因，”杰克比说。

几分钟后，六个人用单架把赛斯曼抬进了救护车。坐镇美国广播公司演播厅的乔·纳马斯则感叹道：“我只希望这不是赛斯曼的最后一场比赛。”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差不多一年以后，乔·赛斯曼才能在红人队的更衣室内略微走动，他的大脚趾已失去知觉，右腿也难以伸直。乔·赛斯曼变成一个数据，在《美国体育医学期刊》的一篇关于一九八〇年到二〇〇一年期间全美橄榄球比赛中受伤案例的分析报道中，这起折断两根骨头的受伤事故，仅仅被视为一千五百三十四个受伤案例中的一个，而百分之七十七点四的受伤案例与他的情况类似，都是在比赛传球过程中发生的。

比赛继续进行，红人队竟出人意料地以二十八比二十三赢了。然而，除了职业人士以外，大多数人在谈及如何保护身价日益看涨的四分卫时，早将这场受伤事件抛之脑后了。赛斯曼被抬